

近代史资料专刊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齐 鲁 书 社



2 031 0121 3

近代史资料专刊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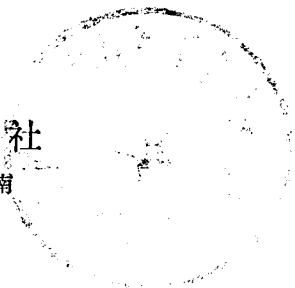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主 编

张 守 常 编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四年·济南



近代史资料专刊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
张守常 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印张 1插页 513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50

书号11206·87 定价4.40元

编辑说明

太平天国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和深入，是很多同志关心的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自然是关键性的；在方法上，不满足于概论性的研究，要重视各方面专题的深入探索，也是不少同志的共同意见。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太平天国研究的史料工作，除了深入发掘新史料以外，也要重视某些有意义的专题史料的编辑。现在提供给读者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就是为了这样需要而编辑出版的。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进行的北伐，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太平军战史的一部分，而且同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和北方地区的阶级斗争情况直接有关。若干年来，对于太平军北伐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深度和广度仍是很不够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为开展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这部资料集是张守常同志搜集整理的。三十多年来，他从清人的奏稿、函牍、日记、年谱、诗文集、碑记、地方志等多种来源，浏览了千余种书籍，搜集了大量资料，共抄积了一百二十万字。这次他从中择要选录了约五十万字，编成本书。

收入本书的资料，引用史籍一百余种，方志一百七十余种，其中包括了不少未刊的稿本。本书资料均按北伐军和北伐援军所经地区编排。书末附有引用书目解题。

根据本书编辑体例，原编目或编者酌加的标题不用《 》号，用五黑排印，放在篇首；原出处包括书目及卷页数码，放在篇末。原文中的注用六号字，与正文以示区别。编者在校补而加在正文中的文字用（ ）号，拟增的字用【 】号，疑误拟改的字用〔 〕号，脱漏难辨的字用□号。编者附加说明的话或注释，置于页末，用①、②、③……号。

齐鲁书社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忱支持，谨志谢意。

谢兴尧先生收藏的《太平军连锁被围图》，系属清朝政府的原始文件，国内从未发表过。对于谢兴尧先生给予的热情支持，谨志谢意。

本书是由我室庄建平同志负责编辑的。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1982年7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1
第一编 综记概况	1
第二编 苏北和皖北	156
一、太平军北伐前的情况	156
(一) 苏北	156
(二) 皖北	163
二、北伐军向江北的进攻	175
三、未渡过黄河的太平军南返经鄂东进入安徽	219
四、北伐援军的出进皖北和苏北	227
第三编 河南	244
一、太平军进入河南之综合情况	244
二、从克归德,攻开封,到在巩县抢渡黄河	257
三、渡过黄河在豫北的战斗	266
四、未过黄河太平军的南返	298
第四编 湖北	309
第五编 山西	338
一、概况	338
二、从垣曲北进到平阳、洪洞	346
三、东折到潞城、黎城	354

四、太平军去后官绅的“防堵”和阳城赵	
连城起义	361
第六编 直隶和北京	370
一、概况	370
二、破临洺关北上，直抵栾城，东下深州	383
三、沿运河北上及回守连镇	418
四、攻抵天津稍直口之役与据守静海、独流	453
五、保定各地	498
六、京南津北地区	512
七、北京	528
八、靠近山东临清的地区	556
第七编 山东	561
一、概况	561
二、北伐援军进入山东	572
三、李开芳拒守高唐、冯官屯	638
附：引用书目	667
书目解题	667
方志目录	715
后 记	张守常727
太平军连镇被围图 (谢兴尧珍藏)	

第一编 综记概况

谢山居士（夏燮）：北路衰颓 东南不足以争天下，而其变也，每当西北有事之秋，既为用兵者所不暇及，而去畿辅较远，得以窜身自便，故当中原削弱，外戚宦官用事，一时贪酷之吏，倍克虐民，民不堪命，则相聚为盗，各踞一方，如西汉之新市、绿林、东汉之黄巾、五斗，以及唐之黄巢，宋之方腊，元之张、陈等是也。其有乘中原分裂之时，豪杰起于东南，驰驱驾馭，亦足以保境息烽，而一时缙绅父老，群推戴以为偏安之主，则孙吴六朝及五代之南唐、吴越皆是也。若明季之局，则少变矣。考其流寇，起于秦、晋间，以延绥缺饷，民无所资，遂纠边人为贼；及其度渭池，由豫入楚，由楚入蜀，流毒几遍天下。我朝西陲拓地，幅员万里，回民番部，俯首帖息，莫敢有异志。张格尔偶逞跳梁，若以卵投石，生擒而俘僇之。然则东南一隅之地，欲以覬觐制寻常，螭蛄绵岁月，其势断不能久。粤逆方延喘白门，朝不保暮，而泉视狼顾，輒思长驱豫晋，睥睨神京，其亦不自量矣。然当日伪封之七逆，萧、韦皆乳臭儿，石达开、秦日纲方思分踞江、鄂，而洪、杨两逆，以草窃刑余之人，一旦入其所谓“小天堂”者，不但珠玉绮罗，充物山积，即搜其囊藏，发其窖藏，亦以数百万计，方且拥秦淮妓女，置酒高会，日有富贵故乡之想。于是遣林凤翔、李开芳等，自皖、豫一带，纠集捻匪，以图侥幸一决，借以牵

制南下之师。迨至两载丧师，只轮不返，然后知螳臂之怒，不足以当大车，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始绝其得陇望蜀之妄念。论者谓南人不习车骑，今以西北之兵，自战其地，事半功倍，是以收效速而得算多。然当该逆起事，正直丰工漫决之际，飭下东抚、河臣，截留南漕三十万石，拯救灾黎，又以甘盘旧学^①董视其事。而雍沙番子之役，亲加平反，遣及重臣，用以绥靖边陲，不劳兵革。是则当日惟西北晏然无事，故煽惑之饥民少，而觊觎之异志消也。况赏罚不严，则军令不肃。以胜帅披坚执锐，穷追二千余里，殄其援救之贼，使之鸟奔兽骇，不能复合，可谓劳矣；乃以顿兵高唐，半年不克，天威震怒，治以拿问之罪。于是僧王激厉将弁，深入贼垒，火攻水战，以全策靡之，遂使狡兔三窟，次第廓清，实赖庙算之操其先胜也。予于北路藏事之速，因以深惜粤楚当日，若燎之方扬，不扑灭之，又蕴崇焉，是谁之过与？

三年四月初八日，金陵之贼分遣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渡江攻六合不克，旋攻浦口。时都统西凌阿统带黑龙江马队之兵营于高岸上，贼舍舟登岸，分三路滋扰，官兵迎剿于芦席营。甫经交仗，马队之兵退回山后，贼遂越岭焚扰营盘，经援兵击退。贼遂乘势进陷滁州，破临淮关；于二十二日攻凤阳府，府县督兵相持旬余，接仗三次，援兵不至，遂陷焉。惟凤阳县主簿张士林死之。贼遂连陷颍州府属之颖上、霍丘等县^②。五月初四日，进攻亳州，又陷之。时皖北之宿州、蒙城、亳州、寿州等处，捻匪四起，洪逆已预遣人纠约。周侍郎天爵督办江

① 此处之甘盘旧学，指咸丰帝师傅杜受田。

② 按这一支北伐军并未攻取颖上、霍丘。

北团练，稍稍消其尤者，吕侍郎贤基方抵宿州，新授皖抚^①亦在焉，上飭三臣会商防剿。而贼已自亳州、太和等处，沿途裹胁，遂窜入河南界。是月初七日，贼陷河南之归德府，知府陈介眉先经调赴行营，参将及前任知县以下之殉难者十余人。初九日，贼由刘家口沿堤窜入宁陵，陷之。初十日，陷睢州。十二日，贼窜河南开封府，初营于汴梁城外。值是夜雷雨交作，风拔大木，省城居运河之下游，霎时城濠水深数丈，贼移营于高阜，而火药已湿不能军。时贼之被淹被压而死者数千人，不战而创，若使官军乘其疲而击之，事未可知；惜大府志在守城，不谋追贼。贼不得逞，遂于十七日夜解围走，沿河隄西窜，谋掠朱仙镇也。初贼自皖扰豫，上飭理藩院尚书恩华，统带后起吉林官兵，由淮、徐一带进剿；迨河南事急，适恩尚书行至山东，上命与东抚李德，专办山东防剿。又命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督同藩司张集馨，专办直隶防剿。是时贼过朱仙镇，抢掠一空，悉载其辎重，由汜水县渡河，陷温县，扰及武陟。绅士带勇，随同大兵迎剿，逼之于司马集，败之。贼遂舍武陟，西走怀庆。六月初三日，贼围怀庆府。上闻贼已渡河，大河南北官兵云集，不可无统领以一事权，乃授讷相为钦差大臣；又飭胜帅驰赴豫中，解怀庆之围。时任怀庆府知府余炳燾、河内县知县裘宝璜，督带官兵绅团，登埤固守，昼夜巡防，贼屡攻地道不克，先后破其地雷十三处。凡围攻两月，贼技不得施，遂萌窥晋之志。方贼之入怀也，上以其与山西接界，旋飭西抚哈芬，与东、直三省会剿，并严防交界要隘，乃派令河东道张锡蕃带兵防堵绛州之垣曲县。七月贼窜垣曲，张观察死之，防兵溃

① 新授安徽巡抚是李嘉端。

散；知县晏宗望孤城力战，身受七伤殒命，遂陷焉。旋陷绛县、曲沃县，曲沃令丁璜死之。贼由曲沃北扑平阳府，初十日进围平阳，知府何维禔、临汾县知县周春阳督兵守御，不克；府县及同知郭升阿皆死之。又连陷洪洞县。时讷相行至东境，闻贼扰在西，当三省犬牙交错之地，乃奏请驰回正定，以捍蔽畿辅。上以各路要隘相距较远，势难兼顾，值胜帅自怀庆追贼回，上特授为钦差大臣，节制各路之兵。而贼已由山西之黎城县复图东窜，于是河南、直隶两处戒严。八月，贼扰河南之涉县、武安，遂北窜直隶境。直隶之顺德府与西省交界，凭山为险，邢台之临洺关^①其冲塞也。是月二十七日，贼由山路入关陷之。分防同知周亮曾力战被戕，身首异处，妻蒯氏、妾郭氏、幕友、家丁等同时遇害。二十八日陷沙河县，知县玉衡身受七伤，亦率其妻妾死之。二十九日陷任邱县（任县），惟教谕张乘廉以骂贼不屈死。三十日，分股连陷隆平、柏乡二县^②，柏乡知县启城钥而逃。九月初二日，贼陷赵州，知州会同营守先期带兵出城，扼于距城三十里之沙河沿地方，贼一面接战，一面分股由上游径扑州城，知州、城守等回兵救援，势已无及。贼自入直境以来，所过州县皆旋陷旋退，直至入深州始踞之，盖侦知大兵之在后也。初四日，贼陷栾城县^③，县令、典史皆死之。旋分扰藁城^④，知县登陴守御，受伤坠城下，贼亦旋去。初六日窜晋州，知州杨云鳌御贼不克，与其幕友家人同时殉难。初七日，贼扑深州，知州陈希敬死之，遂踞焉。胜帅之追贼于北路

① 临洺关属广平府永年县，不属顺德府邢台县。

② 太平军克柏乡在九月初一日。

③ 太平军克栾城在初三日。

④ 太平军克藁城在初四日。

也，贼以因粮宿饱，倍道疾趋，过而不留，故追者皆尾其后。深州之役，贼以其城固，谋休息士卒以养其锐，守之数日，胜帅之兵直逼城下，该逆坚闭不出。十九日督兵进剿，三面围攻，鏖战一日，败之。忽于二十日之夜，贼全股开城，由东南逃窜，遂连陷献县、交河县。交河令孔庆铨率其子举人孔繁渥御贼不克，父子同时被戕，并焚其尸。贼遂于二十五日窜沧州，知州沈如潮会同城守尉德成督兵迎击，转战四时，城守尉死。刺史被执，骂贼不屈，遂与其一家男妇十三口皆殉焉。其沧州驻防之避难不及同日受害者，据奏报男妇大小二千数百人。贼自入直境以来，此其受创之最重者，故积忿屠之。初贼过深州，畿辅戒严，上飭僧王格林沁派兵扼其北窜之路。贼度前堵后追，恐不能瓦全，又知日月渐近，燭火必息，则妄冀天网一面之阙，不至遏其穷寇之归师，遂由沧州沿堤东走，径窥天津。是月二十七日，贼分股一窜静海，一入天津。静海至则陷之，遂踞其城。时天津盐政文谦谋于天津大令谢子澄，谢方团练乡勇，拔出狱中重犯以为向导，请自督勇会同官兵，邀之于阨，遂于距城十里外，奋勇歼贼二百余人，贼败而退，复诱之于河沟内，枪毙数十人，获其贼船七只，贼仍退踞静海。值胜帅之师至，遂谋攻城。二十八日，派已革都统西凌阿等督兵攻其东南，胜帅自统大师攻其西南，皆败之，贼闭城不出。方谋再剿，而贼之窥天津者已逸入于杨青驿矣。静海有独流镇者，为运河之要道，贼至静海，则分股踞独流，又入天津之杨青驿，皆树栅自固，相距不过数十里，以为犄角之势。胜帅自静海移兵攻杨柳青，破其木栅，贼不能守，乃全股逸入于静海、独流两处。十月十一日，官兵攻独流，分路击其东西两岸之贼，天津、河州之兵自后抄袭，败之。十三日，又攻独流，天津、

河州之队伍首先冲入，官兵各路夹剿，毙贼一二千人。该逆负隅死守，我军三战三捷。二十四、五、七等日初获全胜后，因贼佯败，乌合之众纷纷走入歧路，一时宁夏、岷州各营追贼误陷冰坑而死者，游击、守备及千总以下同时阵亡。计官兵奔命三月，仅足以捍北方之守贼，虽形格势禁，而惰归之暮气未肯稍蹙，遂谋窥伺南路矣。

四年正月初九日，贼自静海，独流全股逸出，过舒城村，沿途滋扰，遂由河间之富庄驿南窜，踞阜城县。维时贼之北窜者，自皖、豫以来，沿路裹胁，其从者皆贪财帛子女以乘时邀利，非有致死争地之心，偶有抑挫，即涣散不可复合，而楚、粤相从之老贼，迭经斩馘，亦丧其十之四五，于是遣奸谍求援于江宁，方思因粮得饱，则夺围东甯，以通南路之援。上闻运河事蹙，授钺惠亲王，副以僧王格林沁^①，遂由天津追贼至阜城，筑长濠三匝围之。贼不获狡逞，则谋重闭死守，以待北上之贼，内外相应。胜帅方督兵与僧邸合，而东省告警之疾置驿于道矣。贼之再举也，则虹桥得胜之黄生才实主之。时皖、庐新旧两省皆为贼有，舒、桐之贼分踞其间，适有六安土匪勾结西甯，黄生才等遂仍自皖北取道，于是月十四日攻六安州陷之，又分扰正阳关。二十一日，贼自六安陷蒙城县，胁土人为向导，由僻路潜绕至河南界，二月初五日陷归德府属之夏邑县。复由小路东行，径入丰工，抢大小船只渡黄，二十日陷江苏之丰县，遂入山东界。东省为上年蹂躏之所未及者，贼复因其瑕而袭之，且以通运河水陆之援也。是月二十一日，贼入山

① 指以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按此事在上年九月初九日，书于此处，误。

东之单县，闻城中团练有备，遂由边界行走。二十二日窜入金乡县，陷之，署令、典史、城守、学官皆死焉。二十四日陷巨野县，梯城而入，文武员弁亦以御贼同殉。二十五日陷郛城县，署令赴省请兵，其妻在署遇害死之。贼遂循运河道径扑张秋镇，镇中不意贼至，闭市不及，贼取赂而行。二十八日陷阳穀县，破南门入，知县文颖甫自商河调任未三日，遂及于难。二十九日陷莘县。三月初一日，贼自莘县进陷冠县，县令、典史皆死之。初二日，贼由冠县起行，过清水镇、李官庄，遂抵临清州，营于州城五里外之马市街。初五日，贼围临清。时上已飭胜帅东行，堵剿运河之贼，又飭东抚张亮基，自东昌、济宁一带，迎头截击。贼至临清，则各路大兵先后并至，胜军捍其北，东兵御其南，临清州知州张积功及城守参将武殿魁率官军乡团登埤而守。然是役也，贼舍山湖驿道，专趋运堤，意在通阜城之贼，合而为一。胜帅之师专防北路，不得不为一面坚壁之守；惜东抚持重，知州、参将屡请内外夹剿，辄以朝气之锐，不敢骤撖其锋。于是贼分路以挠我师，而潜遣人穴南门地道，十六日城陷，参将自焚，知州率其家属、幕友、家丁同殉者数十人。上闻震怒，褫东抚职，逮问入都^①，以藩司崇恩代其任。初知州、参将谋坚守以待援兵，料检城中糗粮刍茭，足支一两月。及闻东兵不战，乃取其积聚，移之火药局前，相与语曰：“若有不虞，誓不留此以为赍粮借寇地也。”于是城陷之日，一炬歼焉。贼踞一空城无所得，崇中丞乃谋断其饷道，设长围以蹙之，贼师不得饱，野无所掠，潜谋宵遁。二十六日，官兵攻之

① 山东巡抚张亮基革职在太平军攻克临清之前，系发往军台，非逮问入都，此处记述两误。

急，裹胁之众黑夜开门，官兵拥而入，遂克之。时则北门之管飞走俱绝，贼不得已，仍思收合余烬，扼之于东南两路，以谋进取。胜帅乃乘其回窜之不可复振者，移兵南下，沿途追剿，因而李官庄、清水镇以及莘、冠、郛、巨一带贼氛再过，不堪其扰，幸东昌、济宁之官兵、乡团所过邀击，斩馘不少。其土匪之逃散者，皆以难民乞抚，东抚檄飭各州县，设计押遣。而粤贼亦阑入其中，以图漏网。黄生才薙发扮作乞民，逃至观城县之孔家集，被官差盘诘，擒送大营。其余悍贼或攒杀于乱军中，或自缢于乡僻处，亦有在丰工下游扎筏偷渡得免者。然卒无一人逸入于北，障川之功，此为最巨。而临清浹辰之守，论者以为张睢阳之保江淮也。方林凤祥、李开芳之困于阜城也，自以援贼旦夕至不足忧，惟一意死守待之。时上方忧东事，亟飭胜帅兼程赴援，僧王专办北寇，度踞巢者皆楚、粤百战精锐之老贼，若骤攻之，则困兽之斗致死于我，非万全之算，乃设长围，断其饷道。而贼待援不至，城中粮且尽，兼以临清之役，胜帅遏其北上之路，音耗不通，乃相与谋曰：“守之与走，皆死地也，若疾趋以求援，苟得万一之幸，则分者可合，合则大事济矣。”于是冒死转斗，遂以四月初三日夺围而出，惧大兵追及之，则人持一火器，且走且投。僧邸方督兵驰御，突大营火起，官兵内溃。贼乃乘间疾走，于初九日南陷连镇，大兵之追者至，则贼已树栅起濠堑矣。连镇有东西二集，其附近村落皆饶沃之地，林凤祥踞之；而李开芳旋统马队之贼，由僻道径趋高唐州。五月初二〔三〕日李开芳陷高唐，知州魏文瀚死之。时僧邸已统大兵连营列戍，值胜帅自丰工追贼还，上飭其与僧邸并力以荡穷寇，于是僧王专剿连镇，胜帅专剿高唐。时连镇之贼稍弱，而李逆占据州地，与为犄角，故官兵迭次围攻

不能得手，乃谋筑长濠及马道以困之。贼輒起地道，偷劫官军营盘，数受挫折，而城中镇上之木栅土城，官兵屡击不克。相持者数月，胜帅奏请铸一万六千斤大炮，又安置地雷数处。每轰击时，贼潜伏于地道窟室中不能伤，胜帅遂以师久无功，奉严旨切责，拔去花翎。迨连镇之捷，贼断其右臂，僧邸奏功，而胜帅已被逮问论遣戍矣。

五年春正月，僧正克复东西连镇，毁其木城，直捣贼巢，党与歼焉，而林逆不可得。时贼之地道深数十里，纡迴曲折，皆有暗门，故其藏于窟室之中，其上皆瓦砾榛莽，踪之不可得也。方僧邸破镇杀贼时，下令凡幼童之从贼者，悉生致之，事定，遂悉数送入大营，王亲鞠之曰：“若必知林逆所在，速首实以献，不惟贷汝死，且得重赏也。”遂有幼童指示其所匿处，果得林逆于隧道中，生擒之，遂解京，磔于市。上乃命统得胜兵，进攻高唐。时贼已被官军围困半年，势益穷蹙，及闻连镇不守，高唐之饷道亦竭，于是更思别踞一方，以踵静海、阜城之辙，遂于二月初二日走险突出，尽弃其马匹輜重，窜至距高唐州四十五里之冯官屯，官兵追至，则已树栅掘濠，踞其屯内坚固之房屋，而壁垒一新矣。僧邸之攻冯官屯也，相度地形，实居高唐、茌平之下阪，四方高而中央庳，为地势之坟起者，今之所谓屯，古之所谓丘也，屯内富室之居高楼大厦，缭以墙垣，皆砖石为之，非火攻所能入，乃引运河之水以灌之，语详《临清文武事略》中。迨屯中水日深，火药尽湿，贼登楼而望，则官兵沿墙轰击，危如累卵，相聚而谋曰：“覆溺并至，将聚而歼旃，不如降也。”李逆见事急，乃先放屯中难民鳧水而出，亦遣党羽错其中。四月十三日，伪先锋黄大汉等杂难民投营请降，王乃分别释之，而质黄大汉于营中，又将其同党一百

四十余人分拨各营，悉数暗诛之。十六日，李逆遣贼呈递降书，王令先缴军器，贼皆听命，李逆遂率其伪职黄懿瑞、谢金生等八十余人，又前投入贼营之伪土将军刘子明，相继出降，官军张左右翼待之，悉数擒获，除逆首及伪职八人解京分别凌迟梟斩外，余皆在军营正法。穷搜余党，无一名漏网者。红旗报捷，奉诏班师。计前后三载，两次跳梁，六省骚动。胜帅用兵得失互见，而僧邸以三月收其成功，则临清之役，不使南北匪徒合而为一，遂得殄此穷寇，拯我遗黎。至其间之发纵指示，悉禀庙谟。考其本末，固知南北之势，利钝相悬，抑亦远近之功，迟速自异也。

江苏六合阵亡三年四月

千总徐琳

据原奏贼攻六合不克，该千总以中途击贼阵亡。

安徽凤阳府殉难 同上

凤阳府训导吴耀文，宁国人。

凤阳县主簿张士林，河南安阳人。

据原奏骂贼被戕。

亳州殉难 五月

署知州孙椿。

州吏目刘然同妻江氏、子刘芬、刘芳。

据原奏被戕州吏目一家同殉。

哨官钱文献。

据原奏御贼阵亡。

蒙城殉难 同上

知县宋维屏。

据原奏督兵剿贼，身受重伤，以致阵亡。奉上谕：不愧